

# 永远的记忆

■ 李焕才

三十好几年了。那天，我收到一封信，牛皮纸信封，厚厚的。瞧见来信地址印有《海南日报》的字样，我的第一反应是：嘿，又退稿了！

那个时候，退稿成了常态，我寄出去多少，就退回多少，就像我们村前那港湾，涨潮了，接下来便是退潮。

扒开信封，我急忙抓信纸来看。多少年来，就是这退稿信拴住我那一次次冷却了的心，让我欲罢不能。今天的信纸上只有一行字：你的写作基础很好，希望来稿直接寄给我，以免延误发表。落款是：夏萍。这是怎么回事？蓦地，我耳边“嗡”的一声响，心噗噗跳，呼吸也屏住。我这才注意到，这次寄回来的不是那一叠手稿，而是一张报纸。我迫不及待地展开报纸看，瞅见有我的名字。天哪，我那写在方格稿纸上的文字都变成了铅字，整齐地排列在文艺副刊版上，成了公开发表的文章。我的头随着胀大，眼睛在发直，手在僵硬，心在狂跳……过了好一会，我才缓过神来。我一头扎进去细读。读了一遍，两遍，三遍，烂熟在心里了，还要再读，一口气连读了七遍，仍不肯释手，又让我的爱人读给我听。这个时候这篇文章里的文字、标点不再是符号，突然有了生命似的，幻化成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仿佛瞧见其面孔，听见其声音，嗅到其气味……都亲昵地活泼在我的眼前，又生动在我的心里。

我又抓那信纸来看，看了很多遍。太可惜了，仅是一行字，怎么没多写几句啊！不过，也足够了。我的写作基础真的好吗？我禁不住苦笑。我回头望，其实文学一直躲着我。

我生长在一个边远的渔村里，睁开眼睛看世界，呈现在我面前的只有海水、海风、海浪。我家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村里识字的人也屈指可数。我一边捞虾摸鱼一边读完了学制缩短的中小学。也怪，越是触摸不到文学，越令人向往，我如饥似渴般在寻觅。懵懵懂懂的中学时光里，我写的作文曾几次让老师拿在课堂上念，可是，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散文。踏出校门，我又回到渔村来，很想找一些文学书籍来读。后来，我去学医，在村里当个赤脚医生。

恢复高考了，我报考理科，考上了医学院。医学课程很厚重，二三十门功课，只好有耳不闻窗外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文学突然苏醒了，压抑在我心底的文字情愫忽然旺盛起来。我跌进了文学的漩涡不能自己，只好医学、文学一块读，脚踏两只船，两头顾。辛苦中，我只有自找理由安慰自己，认为医学和文学都是探究人的学问，医学主要是认识人的身体，文学却是重点体察人的行为和思维，两者应该相得益彰。我还记得，读完了五年大学，毕业时，我是揣着好几万字的小说手稿走出校门。

我在县人民医院当医生，仍然痴迷文学不能自拔，还是医学和文学的书交替着读。我拼命写小说，短篇、中篇不停地写，写完便寄投，接着便是等待退稿信。我的生活似乎离不开退稿信，虽然它让我跌宕在失望和希望中。东边不亮西边亮，我在医院工作却有了长足的进步，发表了医学论文，仅几年，便担任县医院大内科的负责人。我当然也曾想，为什么非要触碰这云里雾里遥不可及的文学呢，一心一意投人医学，不是很好吗？我解释不了，也说服不了自己。何为痴迷，不顾一切追求就是痴迷。不过，在纷至沓来的退稿长时间冲击下，我还是疲惫了，满腔的热情渐渐淋湿了，心灰意冷中，我试着写一篇散文，没抱多大的希望，随意投了出去，却发表了，变成了可爱的铅字。

我连续给夏萍老师寄去散文稿，连续发表，一年多里发了好多篇。这时，我已经离开了县医院，到一个渔港小镇来开诊所。太好了，我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交给写作。一天，我收到夏萍老师的来信，说他们文艺部的主任想见我。我很兴奋。我有事上海口来，于是来见夏萍老师。她很热情，直接领我去见黄宏地主任。黄宏地长得很精干，不像我印象中的文人。他坐在沙发上，招手叫我坐到他的身旁来，挽住我的肩头说：以后，就直接把稿子寄给我。一下子，我俩也就熟了。他拉着我的手去逛新华书店。我们边走边聊，都是些闲话，话题自然要搭到了文学。言语中，我感觉他要摸一摸我对文学的认识。我当然也想听一听他对文学的见解。他给我推荐许多位作家的书，都是语言很好的作家。我暗想，他读书很挑剔，又佩服他的眼光。文学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嘛。

连续几年，我成为海南日报散文发表率最高的作者之一。我又想写小说。我清楚地知道，刻画人物是小说的关键。我于是先用散文写人物训练自己，写了一系列故乡人物，共二十九篇。黄宏地叫我继续写，写成一本书，非常有特色。我却没再写了，回头去写小说。我写小说也发表了，在报纸上，又在杂志上。我的小说引起海南的另一位名家惠惠先生注意，见到我就要和我谈小说。他说我写作接地气，尤其写作状态很纯粹，没有明显的功利性，非常难得。的确，我是自然写作，追求写作的自然。

我写小说，仍然写散文，两者兼顾。我的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地，但是，不时又在《海南日报》上发表。我的文字在《海南日报》出现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娜

投稿邮箱 hnrzb@163.com



## 编者按

今天是海南日报创刊75周年。作为一份75年来坚持以新闻的方式为海南书写日记的出版物，海南日报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与回忆。在她75岁生日这一天，本版特别邀请海南日报原副总编辑陈英，与海南日报文学副刊一起成长起来的作家李焕才，年近古稀仍笔耕不辍的摄影家、海南日报通讯员吴文生，以及为了第一手真实新闻而坐着牛车去乡下采访的高级记者符耀彩，回溯他们与海南日报之间曾经的点滴，既为纪念那些逝去的满怀激情的新闻岁月，也为鞭策和祝福年轻的新闻人为海南日报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今年93岁高龄的陈英，是《海南日报》最早一批记者编辑中的一位，其职业生涯一直伴随着海南日报的成长。成为一名“报人”，于陈英而言，是偶然也是必然。高中时代，因出色的写作才能，他被宣传部门看中，还没有上大学就直接将其派到《长江日报》学习。3个月之后，他成了海南日报的一名记者，在海南日报原办公地——海口新华社南路7号一干就是40年。

## ◎一座老报楼

1951年9月，19岁的陈英当时高中刚毕业，接到宣传部门的通知前往湖北，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武汉军管会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实习（学习）。“上高中时，我写过一个剧本名叫《金戒指》，获得海南地区一等奖。”陈英称，自己在高中时代，写作功底就不错，这可能是自己被派到《长江日报》学习的重要原因。

1952年2月，陈英的学习期结束，他返回海南，成为海南日报的一名记者。当时办公条件非常艰苦，整个报社就一座四方形状的二层小楼。记者、编辑办公场地、印刷车间、食堂、宿舍都是混在一起的。整个报社就一部电话，为了确保跟外界联系畅通，编辑记者都要轮班守电话。电话一响，对方说要找谁，值班的记者编辑就大声喊对方名字前来接电话。

陈英称，这座报社办公楼，其实是接管过来的，其前身是《大光报》分社。所以，海南日报创刊之初，很多设备都是用《大光报》停刊后留下来的。当时，报纸采用的是活字印刷。记者手写稿件后，编辑排好版，印刷工人则对照版面，从字库里面将一个铅字挑出来排在模板上。

“早期，记者和编辑分工是模糊的。”陈英称，作为一版记者，他既要采写稿件，还要编辑一版。一版的稿件，有很多内容是刊发党中央领导讲话和会议精神，这些稿件一般采用新华社记者采写

## 老报人的春秋

■ 张期望  
王才华

的稿件。当时没有网络，稿件传送就只能通过电报传送。作为一版编辑，他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守在办公楼外面的一部电报机前等候。“电报机什么时候停，他就什么时候下班。”陈英说，经常从前一天晚上，等到第二天中午。电报机停下来了，说明没有新的稿件传来，他才能下班。

## ◎一次下乡

在陈英的记忆中，当年下乡采访是最为艰难的。从海口出发到下面的县城，一般坐汽车。到了之后，要先到县招待所找铺位。“不是一个人一间房，是几个人一间房。”陈英说，有了铺位，他将自己的行李放在铺位上，然后，再去当地食堂用粮票换饭票。

“在县城采访还比较方便，但到村里去采访就很不方便。”陈英称，他们当年去村里采访，因为没有交通工具，经常要“坐单车（自行车）”。而且一辆自行车上一般坐三人，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

间的人负责骑车。陈英称，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一个乡村采访，由于前面河道上没有桥，他不得不脱了衣服游到对面。

因为交通不便，下乡采访之路艰难，海南日报创刊之初就有一个强大的“通讯员”班组——市县报道组。根据当时海南行政区党委的要求，每个市县都会指定两三个成立报道组，负责当地的新闻采写。记者下去采访，报道组成员则负责带路，记者稿件写好之后，刊发时署名为某某报道组，而非记者的名字。

作为海南日报最早一批时政新闻记者，陈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到海南调研，他一路跟随，跑了海南的多个地区。在行程快结束的时候，省委书记召集海南行政区各县负责人开会。当天，他在现场将稿件写好，报社特别派车把稿件送回单位。稿件刊发之后，广东多家报纸都转发了他写的稿件。

## ◎一个优良传统

“办报纸一定要严谨。”陈英说，报社从创刊之初的10多名采编人员，发展到现在几百人的采编队伍，且现在办报的时效性更强，对于报纸差错率把控难度同样高。但严谨的作风一定要保持下去，这是报社赖以生存的法宝。

“海南日报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同事之间人情味很浓，这个传统必须保持下去。”陈英记得，自己在遭遇困境时，曾得到报社同事很好的保护。

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除了短暂外派到乡镇开展土改工作外，陈英工作地从未离开过海南日报社原办公地新海南南路7号，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新闻事业。退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参与海南地方史志中海南新闻事业史的编写工作。用陈英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生命都奉献给了海南的新闻事业。（陈英：海南日报原副总编辑、新闻研究所所长。）

## 贺《海南日报》创刊75周年

■ 周济夫

创办喜随史鼎新，  
南天木铎布佳音。  
山撑五指凭摹绘，  
海聚万泉述唱吟。  
建省征程留壮阔，  
封关筹运记艰辛。  
我生何幸能忝与，  
满纸豪情涌到今。



## 牛车上的新闻

■ 符耀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刚出道就因多次乘坐牛车和开动“11号车”（徒步）下乡采访，寻找新闻的烟火气，使我不断地得到成长。

那时，我被派驻海南日报儋州记者站。一日，为了尽快采写临高县新盈地区在商品流通领域的独特做法，我决定坐牛车下乡去采访。

儋州市光村镇泊潮村与临高县新盈镇头咀村相距有1000多米，中间隔着一道海湾，涨潮时两地村民无法过海去交流。于是，光村村民就想出一条法子，用牛车改装成一种简易货车，装上篷布，既能拉货又可坐人。退潮时牛车过海，当地人称为“水车”。人要先乘坐渔船到浅滩处，把货装在牛车上，然后再换乘牛车过海。记得那天，我坐的牛车已装满几位新盈女子去儋州采购来的货物，要拉回新盈镇去卖。牛车拉着货与人，负重前行，一步一步就陷入沙滩里，令人担心。可是，老牛识途，只见牛翘起尾巴，前蹄扬起，后蹄发力，走一步呼哧一下，不断发力，不断前行，终于，半个时辰工夫，就把人与一车货拉过了对岸。我边欣赏牛拉车，边与那些新盈女子聊天，从中获得许多信息。生长于新盈地区的女子，素有勤劳、冒险和开拓精神，不但跑儋州去卖渔货，还敢于闯荡越南等

异地去卖渔、农产品。她们经常去广东批发丝绸等商品回岛内销售，被誉为“一条扁担走四方”。

坐牛车采访，让我及时获得了第一手材料，写了一篇新闻“流通渠道清淤人”，得到报社的表扬。

坐摩托车下乡采访，也有无限惬意。“临高乳猪”在我国华南与港澳地区乃至东南亚均闻名遐迩。人们喜欢赋予其一定的文化标签，还边品尝边吟诗赋词，歌之颂之。为揭示其文化内涵，我特地雇用一辆摩托车拉去当地一些乡村采风。

我骑着摩托车，在多文、南宝、东江等乡镇一路兜风，从一些养殖户、一些老人多方了解到有关“临高乳猪”的地域文化、历史传说、人口迁徙、风俗影响、生产方式、屠宰方式、制作方式等，别有一番风味，写了一篇“临高乳猪”文化散论发表。

此外，我还写过有关“和乐螃蟹”“东山羊”“文昌鸡”“多文空心菜”等海南名肴，发表在相关刊物。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菜肴的味道，而所有这些体会，也都是雇用摩托车下乡采风所得。

为使自己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更真实、更可靠，也更有分析力与说服力，我在基层当记者时，更多的是驱动双脚即“11号车”去采访。

1986年，我徒步采访海口羊山地区九个乡镇（公社），走村入户，收获颇丰。羊山地区的火山熔岩地貌源于约一万年前的火山活动，这一地质遗产生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其地质特征、生态影响及文化传承等，今日回忆起来，仍然令人激动不已。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农民的喜怒哀乐、渴望与追求、改革与创新，这给我提供了写作的原动力。

羊山地区缺水，十年九旱，年降水量一百来毫米。为了解决人畜用水，每天都有人跑到十几里远的水库去挑水。最令人称奇的是，羊山地区家家户户屋前屋后都备有水缸，少的有十几个，多的有二三十个。当地有句谚语“不嫁金与银，谁家缸多就成亲”。俗话说，人走山路走得久，遇到人家办喜酒。闻说遵谭镇谭琼村有一口古井，这天，我们步行来到这里，不巧碰到有一户农家办喜酒。令人称奇的是，全村有百多号青壮男女自发去古井挑水办喜酒，阵势十分壮观。我们跟着来到古井旁。听挑水的村姑介绍，古井有200多个台阶，

深300多米。不要说从井里挑水上米，就是人空着手下来来回走，都要喘不下气来。真是奇观！据说，在羊山地区，这样的古井就有40多口。

在羊山，能感受到其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尤其是山民对火山岩利用的智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羊山到处都是石头连着石头，寸土如寸金。在永兴，却能看到山民利用火山岩资源种植的金钗石斛和荔枝。出于好奇心，我爬上石头堆，只见水果的根系发达，几乎把一些小石头都包围住了。原来，火山石灰岩含有丰富的水分和营养，植物通过仿野生种植才能正常生长。荔枝种植历史近2000年，野生荔枝母本群面积达4万余亩，“永兴荔枝”形成地理标志产品，金钗石斛、荔枝、黄皮也是那么好吃，如今已成为经济支柱，带动不少农民脱贫致富。山民的智慧也是令人赞叹不已。除了永兴的水果出名，龙塘的石雕、根雕，誉满天下。

龙桥的铁制品与裁剪服饰，几乎垄断海口地区；十字路的中秋月饼，饮誉全岛；石山的盆景，其艺术造型精巧，赢得海府地区居民的青睐。

羊山的建筑文化颇具特色。许多古村落以火山石建造房屋、碉楼和道路，形成独特的“石头世界”。这些建筑还保留了明清时期的石匾、祠堂等文化遗产。

海口羊山地区既是地质演变的见证，也是生态与人文共生的典范。单是名字，就有243个村庄带了“儒”或“美”字，如儒东村、姓钟的称“儒钟村”，姓吴的称“儒吴村”。还有，美梅村、美德村等。这些村名，寓意为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羊山地区之行，使我收获满满，那泥泞的山路，港湾的烟波，远去的牛辙……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后来，我写了“羊山变奏曲”系列报道五篇，如“石头山上种水果”“千年古井”“儒家新风尚”等，在当时颇有影响。

当下，生活发生了巨变，人们也不必一定要舍弃小车、高铁之类的交通工具，以步当车去采访。但是，一名新闻记者应当具有不怕艰辛、勇担使命、勇往直前的精、气、神，才能滋养出蓬勃的新闻生命力。

# 永不停歇的情缘

■ 吴文生

今天，海南日报迎来了创刊75周年，那些交织着奋斗与温暖的岁月历历在目，从基层通讯员到特约记者，从胶片相机到无人机航拍，海南日报如同灯塔，照亮了我的人生与艺术之路。

1982年8月，是我摄影之路的重要起点。我随海南日报摄影部主任吴秋光等赴肇庆参加广东省首届摄影培训班。孙美兰、陈复礼等名家授课，让我初窥摄影艺术门径。清晨随前辈翻山越岭拍摄，深夜整理笔记，半个多月的淬炼，为我的摄影生涯埋下了火种。

1983年，在澄迈县红光农场通讯员学习班上，我与海南日报摄影记者周可斌同住，他倾囊相授拍摄技巧：角度、光线……那些深夜长谈，让我领悟新闻摄影的灵魂。

1991年，我随海南日报摄影记者武进群，在北京拜访摄影家陈长芬，目睹其航拍长城的震撼画面，心中埋下航拍海南的梦想。2002年起，我用6年时间，乘坐飞机对全海南进行航拍，并先后出版了《海口鸟瞰》《琼崖尽是春》两本摄影画册。2010年3月1日，海南周刊用一个整版，刊登了海南日报记者范南虹撰写的《乘天揽取海南美》一文，详细讲述《琼崖尽是春》背后的故事，这两本画册的问世，承载着我对海南的热爱与多年的心血。

1983年7月12日，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海南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我拍摄的农垦那大医院开展技术练兵的新闻照片。当我从海南日报摄影部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时，内心被满满的获得感充盈。这份认可，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向海南日报投稿的热情之路，从此，我的投稿积极性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1989年，海南日报摄影记者武进群到儋州授课，他的专业分享与指导，极大提升了儋州市摄影界的整体水平。我拍摄的艺术照片《艰辛知多少》便是在他的现场指导下拍完的，后来还登上海南日报《光与影》专栏头条，这不仅是对我摄影技术的鼓励，更是我们友谊与合作的见证。

1990年2月11日，儋州市白马井镇举行盛大的拜年活动，我在拍摄完儋州调声返程途中，意外目睹春江糖厂附近一辆载有41名职工的大卡车翻倒在路沟。危急时刻，我迅速做出反应，一边指挥过路群众营救伤员，一边拿起相机记录救援现场。随后，我与几位素不相识的个体户司机将全部伤员送往农垦那大医院救治，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拍摄医生为重伤员做手术的场景中。等忙完一切回到家，已是凌晨3点。顾不上满身疲惫，我连夜冲洗，放大拍摄的底片，第二天托人将照片送往海南日报摄影部。很快，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该报记者侯小健采访的文章——“一曲救死扶伤的赞歌”以及我拍摄的三张照片。我的举动得到了广泛认可，县委县政府为我记个人三等功，省团委授予我“五四青年奖”，海南日报在年度表彰优秀通讯员大会上，林凤生总编辑亲自为我颁发特等奖奖杯。

在上世纪90年代，《车轮滚滚奔洋浦》《盼水妈笑了》《儋州渔女》《敬老院里老少亲》《儋州调声上珠珠》等成了我的代表作。这些照片不仅登上《海南日报》头版头条，还在《海南日报》举办的摄影比赛、季度比赛中屡获一等奖和特等奖。其中，《车轮滚滚奔洋浦》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庆祝中共十六大摄影大赛；《盼水妈笑了》《人勤椒盛》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并荣获《淄博杯》优秀奖